

第七届
国际吴方言
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游汝杰
王洪钟
陈轶亚

主编

第七辑

吴语
W U Y U

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七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吴 语 研 究

第七辑

游汝杰

王洪钟 主编

陈轶亚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语研究: 第七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游汝杰等主编. - 3版.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44-5125-3

I. ①吴… II. ①游… III. ①吴语 - 方言研究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H1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7494号

责任编辑 徐川山

封面设计 郭伟星

吴语研究——第七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游汝杰 王洪钟 陈轶亚 主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 文 网 www.ewen.cc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8 插页 6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5125-3/H·0226
定 价 (精)75.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庆祝许宝华先生、郑张尚芳先生八十华诞



许宝华先生 2012.11 摄于复旦大学



郑张尚芳先生 2009.7 摄于昆明

賀侯殷勤秋盡聲

許師論道婺州城

寶言句：入音韻

華彩章：出語經

先定滄蘇吳地語

生成華夏古今名

大才著興百科備

壽喜耄翁衣袖清

七律賀許寶華先生八十大壽

胡方於第七屆吳語會議



贺第七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

各地杨雄聚婺州，
寻音检韵乐悠悠；
姑苏软语堪称好，
太末恒言万古流。

姑苏今苏州，表示北部吴语；太末古地名，今龙游衢州等地，表示南部吴语。

傅国通 11. 21. 9. 15

目 录

一 综 论

吴语语音的分层及其历史记录	郑张尚芳	2
从吴语“浊音清化”的语音表现看古今声母与声调演变的内在关系	曹剑芬	7
《度曲须知》所见的明末吴方音	古屋昭弘	24
吴语果摄和遇摄主体层次分析	刘泽民	36
吴语内部互通性研究实验报告	张吉生 王 璐 朱音尔	47
关于吴语研究史的若干问题	石汝杰	57
鱼虞无别型在吴赣徽江淮等方言中的音变比较	吴 波	64
吴语“清音浊流”并非古全浊声母特性	王文胜	74
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个新思路	汪 平	78
汉语方言的分类	敖小平	83
试论行政地理与方言地理的一致性	李连进	90
从《玉簪记》用韵看吴语侵寻真文庚青三韵之合流	邓岩欣	92

二 各地吴音研究

杭州方言的语音特点、历史和归属	王福堂	106
上海方言陈述句窄焦点的音响特征研究	孙锐欣	115
吴江盛泽方言次清调类的实验分析	凌 锋 徐燕红	126
从感知显著看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	朱音尔 张吉生	134
金华方言咸山摄入声字的读音补议	孙宜志	143
义乌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	施 俊	148
中古浊上字在无锡市区话的分化及其原因	王轶之	160
岱山话与定海话语音差异及其历史成因 ——岱山方言特色及性质研究	徐 波	166
金华九姓渔民方言的语音特点	黄晓东	174
嘉定华亭音与嘉定县城音比较	陈夏青	180
靖江吴语孤岛音系	刘 钢	190
浙江慈溪方言音系	赵则玲	202

三 词汇研究

汤溪话中的“东司”	傅惠钧	220
茄亩、茄莓、茄姆音义考	褚半农	224

从两个合音否定词𪛗、𪛗看通东话的内部差异	万久富	229
午饭的起源	维舟	234
《诗经》“静女其姝”解	叶晓锋	241
试说《明清吴语词典》的不足	崔山佳	243
19 世纪上海方言的单音动词	王一萍	252
常州方言歇后语初探	范炎培	260
“奈何”考		
——奈何的同源词、同义词、类词源流考	娄关炎	267

四 语法研究

吴语和海南岛语言的比较札记	张惠英 杜依倩 钟炎	282
上海方言中的后置词	钱乃荣	289
苏州话“勒海”和绍兴话“来东”的语法化问题	李小凡	301
广丰方言中“双+单”式的三音节形容词和动词	李政 胡松柏	307
从近代西人文献看 19 世纪中叶上海话的几个句法特征	林素娥	315
“论元分裂式话题句”的跨方言共性与差异	李思旭	326
上海方言结果补语和程度补语的结构和语义研究	李 垚	333
宜兴(西乡)话的指示词	韩 斐	341
龙游塔石话“是”的几个特殊用法	钱双丽	352
宁波方言的“仔”和“勒”	阮桂君	357
温州永嘉话表处置义的五类句式	朱赛萍	363

五 社会语言学研究

汤溪方言文化典藏图册·春节	曹志耘	372
吴语口传故事姑妇岩之方言语料特点分析	陈贵麟	385
上饶铁路话的形成与柯因内化	杨文波	395
21 世纪上海市区方言语音的新变化	朱贞淼	401
日本上海话教学历史与现况	大西 博子	408
赵元任与常州吟诵文化		
——兼论吟诵传承里的几个语音问题	金丽藻	416
唱片戏考是吴语实验语音学研究的宝贵资源	高健行 汪亮娟	421
常州方言吟诵读音探析	平田直子	424
Abstract		434
后记	游汝杰	441

一 综 论

吴语语音的分层及其历史记录

郑张尚芳

在《汉语方言异常音读的分层及滞古层次分析》(2002)一文中我把汉语方言的语音层次分为12层,其中只有第1层“本语语音演变层”是常规的,其他11层都是异常变化。吴语也是这样,语音中包含多个层次,而且许多层次在宋以来史料中已经有了记录。

首先,我们知道汉语南方方言最早形成的是楚语,在先秦即已形成,其余则皆在秦汉以后在楚语、北语的基础上形成。吴语是在楚国灭吴越两国后把江东归于“东楚”将其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观察现代汉语各方言,我们还能明显看到吴语、湘语可组成江南吴湘方言联合体,它们多数在声母上保留塞类声母三分,古全浊声母读浊,并与分化的平仄阳调类紧密联系(安徽宣州片吴语的浊母字或用前送气通音表示,我调查时曾用浊字句“茶瓶在床前大柜上”“坐在桥头柴市上”为例),韵母有“麻韵由a高化(麻虾),蟹摄失落i尾(买菜)、支微合口入y<y(水岁)”等共同创新。如果不讲浊母(吴语边区也有清化的方言如庆元、浦城),凭三项创新,还应包括徽语在内。这联合体因被赣客语插进中间而断开了,才在江南中部出现不见这类创新的区域。

从吴语A本语层分析,1层规则音读中也包含存古与创新两个方面。

吴语音韵存古的有:声母塞音清浊对立三分,声调分阴阳7—8调,与声母清浊相配。疑母读鼻音,微日母白读鼻音。韵母覃谈不同韵,哈与“泰佳皆”不同韵(材≠柴)。元陶宗仪《射字法》韵母特点有“谈潭,欢关”异韵,“匡光,车斜”分韵。

温州还有更古的效摄分一二等(报毛o≠豹茅o),毛竹温州要写“茅竹”,因为竹谱原来是“猫竹”,音同茅不同毛。温州还有“脂之i≠支ei”的现象。如“胭脂”本汉代匈奴语借词,原作“焉支、燕支、烟支”。《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西河故事》记匈奴民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晋崔豹《古今注》:“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英,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亦谓为红蓝,以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习凿齿与谢侍中书:“此有红蓝,足下先知之否?北方人采其花染绯黄,掇其上英鲜者作燕支。妇人妆时,用作颊色。...匈奴名妻閼氏,可爱如烟支也。閼字音烟,氏字音支,想足下先亦作此读汉书也。”《集韵》、李时珍《本草纲目》又把烟支改为加“赤”旁。下字“支”唐后期才改写为“脂”:杜甫《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敦煌曲子词·柳青娘》“故着胭脂轻轻染,淡施檀色注歌唇”。按《切韵》支读ie韵,脂读i韵,表明六朝时并不同音,唐后期“支”也读i,这才混了。至今温州话还说[i-tsei],音同“焉支、燕支、烟支”,而不同“胭脂”[i-tsɿ]。

音韵创新的如:声母齿音并为一类,知章并精(只依今音洪细再分),这在五代已见记录。《可洪音义》卷1嗅,许右反“又七秀反,吴人云”,卷15“叱救反,不香也,吴人云也,方言也”。宋末温州戴侗《六书故》以“圳”为“𪔐”(田沟,《集韵》章母朱闰切)的后起字,而读为精母“子浚切”。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射字法》:征煎=精煎ts、称千=清千tsh、成涎=晴涎z。明陆容《菽园杂记》四“台温人以‘张敞’为‘浆抢’。”用吴音直音注字的清无锡华纲《增注字类标韵》“烧音宵|心音身”。亦皆为照精不分的现象。

疑母与日母白读皆读鼻音,并混读如泥母:《可洪音义》卷13“吴人呼二为膩”。宋庄绰《鸡肋编》上:“处州遂昌县有大姓潘二者,人呼为‘两’翁,问之,则其父名‘义’也。”冯梦龙《雅谑》记丰南禹因友叶蓁致书忤其意:“令仆泥其家人之面。……曰:书不云‘其叶蓁蓁,泥其家人’乎?”《山歌·孕》“满肚泥”以“泥”谐“儿”,《熬》眉注“吴歌‘人银’同音。”华纳《增注字类标韵》“凝音壬|俨音擎(撵)”。

匣混喻:明太仓陆容《菽园杂记》卷4“吴语‘黄王’不辨”。《问奇集》“吴语:黄为王,县为厌”。《笑林·孝媳》“大媳妇怕我口淡,见我进门就增盐(憎嫌)了”。《山歌·捉奸》自注“盐事之盐,读如俗呼闲事音”。清《增注字类标韵》“营音荣|桓音完”视完为喻母。

韵母创新有:鼻尾简并成一个音位,咸山已无鼻尾,入声短促无塞尾,但这不够独特,也见于江淮官话等。支微入虞,蟹摄一二等失去i尾,则与湘语共有。吴语不同于它们的独特创新是“覃谈”喉牙(暗案)不再读a元音,突变为半高元音。

蟹摄一二等失尾或并麻:《可洪音义》卷6:“广解:古买古马二反。”卷11:“解释:古雅反,吴音也。”卷17:“拐行:上古买反……又古瓦反吴音也。”《云间志·方言》韵讹:“以灰入麻,以泰入个(槐音如华)。”《问奇集》:“吴语解为嫁。”

晚起的创新有**歌模相混**,由o>u高化来。刘基《郁离子·枸橼》:“东瓯之人谓‘火’为‘虎’,其称‘火’与‘虎’无别也。”则是元末温州话已如此。长洲褚人获《坚瓠补集·雅令相戏》:“万历中袁中郎(宏道)令吴日,有江右孝廉某来谒,其弟现为部郎。……中郎见船头置一水桶,因云要说一物,却影合一亲戚称谓,并一官衔。指水桶云‘此水桶非水桶,乃是木员外的箍箍(哥哥)’,盖谓孝廉为部郎之兄也。”现代打牌达到要求取胜称“和”牌,把歌韵的“和”读如胡 hú,也是借自吴语,清末已如此作,如《中国现在记》8回钮知府“听了牌没有不和的”。《文明小史》55回“吃酒碰和”。

还有**支微合口入虞**。何孟春《余冬序录》四“《云间志·方言》韵之讹则以支入鱼(龟音如居,为音如俞之类)”。叶盛《水东日记》“吾昆山、吴淞江南,以‘归’入虞字韵”。这也是后起的,因由yi>y单化而来。

非规则的异常音读有:2 滞古层次,像非组读重唇,如“肥防缚伏(孵)、蚊网味物”,温州更有:反 pa³、覆馐 phu⁷、吠 bei⁶、袜 mo⁸、望 mu⁶、晚 ma⁴、万 ma⁶、未 mei⁶。

温州还有知组读舌头现象:涿啄 to⁷、擢(拔) do⁸、绽(开) da⁶、粮(噤囊) taŋ¹。处衢片更多,如遂昌“猪桩转账竹桌着(穿) t-, 坼 th-, 长肠着(碰着) d-”都念舌头音。龙泉更是“虫”也音 dɬuŋ,它们“长”皆读如登韵,如丽水 dɔŋ,跟温州粮(借写澄)同变化。

匣母上古大部读浊塞 g,上海“溃环鬟” guɛ 是合口字,开口多不明来历,温州除“溃 gai 怀环鬟 ga<gva”外还有“何啣馅 ga、含 gaŋ、阂 gai、厚 gau、降(吃酒打降) guɔ、峡 ga”等多例匣母字,这类匣母洪音读 g 在湘语是缺乏的。

苏州他说“俚”是罕见滞古音。唐刘知幾《史通·杂说中》:“渠、伊、底、个,江左彼此之辞。”指出代词不同是重大南方方言特色。今闽语说“伊”,吴语多说“渠”,少数说“伊”如嘉兴 ɿ¹。苏州则音 ɿli¹ 写“俚”,是“伊”古音 ɿli 的遗存。《春秋》襄公五年“会吴于善道”,善道后名即盱眙,《穀梁传》云“吴谓善‘伊’”,伊即对今侗台语“好”,傣雅 li¹,仡佬 ɿli¹。

“尾巴”的尾白读本应作 m-,可苏州、上海 ɲi,温州 ŋ<n 音很是奇怪。冯梦龙《广笑府·菜酒而已》:“(儒官外出,囑内人招待来访乡人)‘待以菜酒而已’,内人不解文语,不知‘而已’为何物,既而询诸婢仆,认‘已’为‘尾’,猜疑为所蓄大羊也。”表示明代尾尚音 ji,跟北京一样

来自 mlɿi' 中的 l 垫音腭化,读鼻音乃再经创新音变 j 母鼻化(阎>年)所致。

歌韵读 a 是中古音韵母的特色,上海歌韵读 a 的还遗留了“阿呵拖(~鼻涕)”,温州更多:“阿呵拖破”。还有更早的歌部读 ai 的汉代音遗存,个 kai⁵、饿 ɣai⁶、蛾(灯 ~)mai²(<ɣwai)、簸 pai⁵、剉 tshai⁵、裸 lai⁴、膈 lai²、唾 thai⁵。

上海“石”zaʔ、“须”(胡须)su 也是古音,“石”上古为鐸部 ag,“须”上古原无介音 so。

3 创新层次,匣母清化如“虾蟹辖很晃”读如晓母,若非官话影响,也属清化前奏创新。

韵母如“不”只有温州、丽水读上声“方久切”,多数吴语促化为“弗”fəʔ、“勿”vəʔ,其实那不是本字,就像“个”变“葛”,“子”变“则”一样,只是创新的促化形式。

还有“鱼”混“脂之支”:《颜氏家训·音辞》指出北人鱼虞相混而南人不混,《老学庵笔记》六也说“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这表示鱼韵当时读 u,今温州鱼韵见系文读同虞[y],白读开口读支[ei],齿音只读 ei: 去 kheɪ⁵、渠 geɪ²、许(那)heɪ³ | 猪 tsei¹、苎 dzeɪ⁴、箸 dzeɪ⁶、徐 zei²、絮 sei⁵、鼠 tshei³。u>i>ei,上海“许(那里)”hɛ 元音是从 i 低化来的。由于鱼韵经过 i 的阶段,所以北吴鱼韵或混之支开口:《问奇集》:“吴语猪为知。”明冯梦龙《笑林·读破句》:“冥王责逢‘之’读破句庸师‘汝何甚爱‘之’字? 我罚你做一个‘猪’!”师求生南方,因“南方之(猪)强于北方之(猪)”。但也可能经过另一变化来的: y>ɥ>ɿ,《山歌·赠物》“算盘跌碎满街珠(知)”冯氏眉注:“吴音‘珠知’相似。”珠是虞韵,中古是 iu,只能变 y,不会经过 i,所以也许鱼虞都经由 ɥ>ɿ 混入之脂支。这是就上海等一般吴语说的,至于苏州,“之脂支知”也读 tsɥ 全同“猪珠”(止摄知照开口撮化,可能与下文 5 层杭州临安官话照组读舌叶影响甚广有关)。

B 层非本语的外源层次,首先是 **4 古越语底层语言层**,特点有先喉塞或内爆音声母,齿音少卷舌、少浊塞擦音这么两层。前者除帮端母外,还有章、见三等因发内爆音而并影母,皆用阴调,与布依语“依”来自 ʔdz- 同。宋庄绰《鸡肋编》记浙东蕨根条,有“狼衣草”,本当作狼其,则此“其→衣”音变宋代已见记录。

虚词“又”说“咦”,明陆容《菽园杂记》九“吴人自来呼‘又’为‘以’音”,冯梦龙《山歌》则多用“咦”来写。一般认为是“又”的白读,这与演变规则不合,实际同于壮语 ji⁶,应来自古越语的底层成分(虽然它也许跟汉语“𪛗”是同源词)。实词如河沟说“浜”、木筏说“簰”,皆同泰语,也来自底层语言。

古越语缺乏塞擦音,因此造成吴语“从邪、禅船”不分,浊塞擦并于浊擦:《颜氏家训·音辞》“钱读涎,是读舐”,也见顾野王《玉篇》反切。唐《可洪音义》卷 25 沾渍“疾赐反... 又似赐反者,吴音也”。

5 表层书面语影响层次,如日母微母文读浊擦音,来自官话(区别于白读鼻音)。禅船混日(日文读浊擦音)如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十“署字‘常恕反’,树字‘如遇反’,然皆讳避,则以为一字也”。树本禅母常句切,而用日母来切。戴侗《六书故》“寿”注“人久切”,也表示文读日禅不分现象,宋人就已经如此了。明张位《问奇集·各地乡音》也记“吴语上为让,辰为人”。清无锡华纲《增注字类标韵》“热音舌 | 入音十”。

文读“微”混“奉”:《问奇集》:“吴语妇为务,范为万。”明冯梦龙《山歌》卷一“老阴阳到处说新坟”以“坟”谐“闻”。

“打”保留读德冷切,一般认为是吴语特色,实际却是中古长安音影响层次:《慧琳音义》卷 27 锤打:“吴音顶又都挺反,今取秦音得耿反。”汉越语 đanh 同样来自秦音。

杭州汴音影响杭州最明显的是“儿”读边音,还有照组部分读 u 介音“遮車蛇”读 uei 韵,这是照组读舌叶(习惯撮口)的影响,从衢州蛇 ɜua 明显可见,并影响开化、常山、江山、松阳、兰溪蛇的读法。所以“吃”音 tchioʔ 也出自同样变化。“人”字文读宁波、遂昌 ʒyŋ、镇海 ʒyŋ、丽水 ʒyeŋ、苍南金乡 ʒyoŋ,这些 y 介音应该也是受同一影响产生的。

6 借词影响层次:温州麻 3 读 i<ie,“车”口语读 tshei(纺车、水车、风车),现在温州读 tsho 是借上海音,“车(汽车、黄包车)、卸(卸货)”都由上海传入,“汞 koŋ⁵ 猜 tsho¹ 轧 ga⁸”也读同上海。“家伙、架子”前字说 tɕia、“丫鬟、花押”的丫押说 ia,则来自官话。更早历史上有借楚语的层次:称人为“依”来自楚语“农”,《庄子·让王》“石户之农”唐成玄英疏:“农,人也,今江南唤人作农。”温州女儿的女音“奶”,源出《集韵》蟹韵奴解切“楚人谓女曰女”。

C 构词构形音变层:7 辨义构词层,如温州一些两读词还留有动词读去声表使动之例:“撑 tshie、绕 ɲie、拗 uə、沉 dzaŋ、重 dzyɔ(使叠)”,名词读去表动词之例如“盐、油、钉”。避讳变音如“戾”云和、庆元改读 a 韵。

8 连读音变层,虚词轻读常变音,如否定词“不”读促化唇齿音,“子”尾音则、结构助词的说轻短“个”,既是创新,也是一种构词音变。吴语“阿”头发达,在词头多短促,故“阿”读入声,据《六书故》於黠切,则宋代已然。这还涉及其他词里的轻声变促,例如“枇杷、琵琶”,《留青日札》32 卷枇杷“今吴音读作‘弼’音,乃入声也”。代词前加“是”表强调:《祖堂集》卷 3:“是我宗门中银轮王嫡子,金轮王孙子,方始得继续不坠此门风。是你三家村里男女,牛背上将养底儿子,作摩生投这个宗门?”上海、湖州、长兴前加“实”[zəʔ],松江是其[zɪ-dzi]实夷[zəʔ-fi]并用,可证“实”zəʔ 由“是”zɪ 促化。

北吴语第二人称说“依”,历史上记的却是第一人称,《玉篇》“依,吴人自称我”。《子夜歌》即有称为依、自称为依特色。《华山畿》:“夜闻依家论,不持依与汝!”《洛阳伽蓝记》卷 2 嘲梁使:“吴人之鬼,居住建康... 自称阿依,语则阿傍。”用人指我,是一种撒娇语气,称你则不是词义转移,而是来自“尔依”合音。宋王观国《学林》:“江左人称‘我汝’皆加依字。”宋范正敏《遯斋闲览·谐谑·我依尔依》:“杜三思,吴人,有口辩,襄邑人李防戏曰:闻仙乡有‘尔依、我依’之说,出于何典?”元高德基《平江记事》:“嘉定州... 号‘三依’之地,盖以乡人自称曰吾依,我依,称他人曰渠依,问人曰谁依。”所以吴人常被称为“吴依”。《开卷一笑》卷 2:“賒两双客结底来‘尔依’新娘子扎扎。”你称“尔依”n-noŋ,最易合音为“依”。

这样说作“能”,宋杨万里《望姑苏》“最爱河堤能底巧”同温州[naŋ⁷]。“能”更早应来自“尔馨”合音:《世说·文学》“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馨古音[heŋ],表般、样,同金华‘亨’[haŋ]。或变“宁馨”,《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嫗,生宁馨儿!”

又温州“不爱”合音为 fai。苏州不要合音为“黝”fiæ,《海上花列传》62 回“黝面孔个小娘件”(件与下面伍同,是儿白读)。不曾合音为“黝”fəŋ,《负曝闲谈》17 回“老太太啾黝到歇上海来格”。

9 构形音变层,浙江“儿”尾词发达,除杭州来自官话,本地更多使用自成音节的鼻音,如义乌-n,温州-ŋ,苏州“筷伍、囡伍”的“伍 ŋ”则是残存。义乌-n 是明显的小称构形。

语法上如量词可前置于名词表示近指,如“支笔”表这支笔。此特色也属古越侗台特点遗留,但温州加一项创新,是该量词表近指时都得换读入声调,这就成了典型的构形音变。

D 层次是文字影响层次:10 通读,如著着、农依、子仔、晤忤等。“依”表人原从“农”分化,源于楚语,《庄子·让王》“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唐成玄英疏:“农,人也。今江南唤

人作农”。《六书故》“吴人谓人‘依’（甌人呼若能）”。六朝《子夜歌》常用：“赫赫盛阳月，无依不握扇。”《乐府诗集·浔阳乐》：“鸡亭故依去，九里新依还。”“着”《字镜》记为“著”或体，金韩道昭《五音集韵》药韵记为著俗体，原来与去声“著”通读，后来专化成为入声专用字形。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12记黄巢诗“铁衣着尽着僧衣”此读“张略切”。元曾瑞卿《留鞋记》“则做我铜钱不着”，张养浩《朝天曲》“用不着风云气”，明高明《琵琶记》“没衣穿便着冻死”，都读“直略切”。

11 训读，如“尿”读绥（此音本从“私”变来，《六书故》八“尿，息遗切”）。《类说》49引《籍川笑林》嘲“虽贯”近“尿罐”，明平湖冯汝弼《佑山杂说》“吴音尿读作诗”亦相类。“猷”训读为“惶”，“媛”训读为“煖”，“核”训读为“櫛”。温州又“闪”训读为“烁”。

12 冒读，如垃圾吴语本读 la-si，现在念“拉及”则是学的官话读半边的效应。

参考文献

- 曹志耘等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傅国通等 1985 浙江吴语分区，《语言学年刊》第3期方言专刊。
- 侯精一 2002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 石汝杰、宫田一郎 2005 《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 徐宝华、汤珍珠 1988 《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 郑张尚芳 2003 《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8 《温州方言志》，中华书局。
- 2010 汉语方言的零母鼻化现象，《中国语言学报·历时演变与语言接触——中国东南方言》（JCL 2010年专著系列第24）。

（郑张尚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100732）

从吴语“浊音清化”的语音表现看古今声母与声调演变的内在关系

曹剑芬

1 前 言

汉语古今声母发展与声调演变的关系,向来是备受语言学界关注的经典问题之一。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因为它关系到汉语史上许多重要的历史音变问题,诸如“浊上变去”、“浊音清化”、“入派三声”以及调分阴阳,等等。关于这些变化,学界存在一系列的疑问和争议。尤其是其中的“浊音清化”,它是汉语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历史音变,也是影响声调演变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这种演变的动因及机理尚不十分清楚,因而至今仍然存在诸多疑团,譬如,“浊音清化”为什么总跟声调的演变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浊音清化”为什么如此势不可挡?“浊音清化”为什么只发生在古全浊类、而不发生在古次浊类?等等,等等。

要解开这些疑团,关键还在于搞清楚古来声母分“清浊”、声调分“阴阳”的语音基础,才能找到“浊音清化”及声调分合的触发因素以及两者演变发展的内在联系。

然而,正如麦耘(1998)先生所说,“从语音学角度去解释历史上的音变规律,目前还是一件没有多大把握的事。但这值得去尝试。尝试得多,失败得多,成功也就接近了。而这样的成功,将会为语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眼光、新的动力”。为此,我愿去做这样的尝试。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就对吴语“清浊”问题存疑,不明白“清音浊流”究竟是怎么回事。30年前曾有机会涉猎这个话题,当时采用语音实验的手段考察了吴语古全浊声母的语音性质,把自己看到的情况通过几篇小文发表了出来,还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当时,我在解析“清音浊流”的语音实质的基础上,开始关注古今声母演变与声调发展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实质性的探索还没有开始就不得不中止了。30年来,这个领域迅速发展,相关探讨不胜枚举。今天我终于又有机会来探讨这个问题,而且有那么多新的资料可供参考和借鉴,真是幸甚、喜甚!

本文依据迄今为止笔者已经掌握的现代语音实验资料,主要通过“浊音清化”在吴语里的语音表现,剖析吴语声母“清浊”对立跟声调“阴阳”对立的发声基础;并吸收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汉语古今声母与声调演变的触发因素及其内在联系。

2 “浊音清化”在吴语里的语音表现

关于中古全浊声母在吴语里的语音实质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争议不断。起初的争议主要在于它是不是读“真浊音”;自从赵元任先生提出“清音浊流”之说以后,争议的焦点便转移到了对“浊流”的理解上。然而,鉴于早年的大多数议论都是基于耳听口仿,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弥补“口耳之功”之不足便成了必然之事。所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已零星出现通过仪器实验研究吴语的浊音问题。尤其是80年代以后,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吴语浊音问题进行的探索就越来越多了。为了便于讨论,这里先简要回顾一下80年代以来的相关探索。

2.1 关于中古全浊声母在吴语里读音的实验研究

2.1.1 声谱测量

这一时期的实验研究是从语音频谱分析入手的。相关的实验结果(曹剑芬,1982;石锋,1983)表明,在现代吴语里,古全浊声母的语音表现出以下两方面的特性:第一,在单念的情况下,这类声母只是保留着与相应清声母的音系学对立,而不是语音上的带音与非带音的区别。而且,相关的感知试验(曹剑芬,1987)也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浊感”主要是由音节的阳调来体现的。第二,在语流中,它存在着两套互补的音值:当它处于词首或者在语流中重读的情况下,跟单念时的一样,也是不带音辅音;而在非词首位置或相对轻读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真正带音的辅音。而且,这两套音值的交替都是非常系统的。图1出示的就是这样的实例,从中可以看到,同样的全浊母字“白”,在单念时或在语流中重读时(例如“那只鸡生的蛋白”中的“白”字),声谱显示其声母闭塞期间没有声带振动^①,跟相应的清声母字“百”的一样;而在语流中非重读时(例如“我不吃蛋白”中的“白”字),其声母闭塞期间就出现体现声带振动的浊音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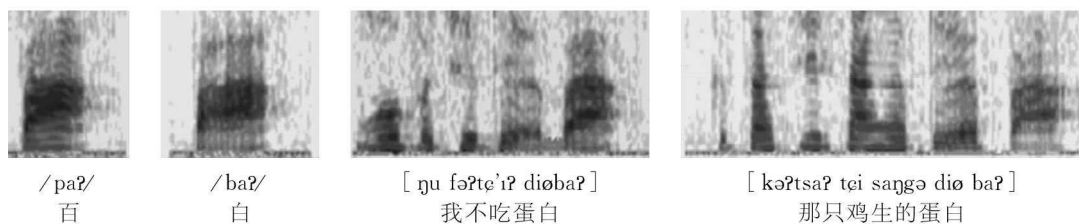


图1 常阴沙话“百”、“白”以及“我不吃蛋白”和“那只鸡生的蛋白”的声谱显示

此外,通过对江苏的虞西话(常熟话的一个分支)、老沙话、橙东话(江阴话的一个分支)、启东话、海门话,上海话和浙江的宁波、永康、温岭、武义、金华、义乌等吴语方言声母的声学分析^②发现,古全浊声母在这些方言里的语音表现跟苏州话和常阴沙话的表现大同小异,具体情况取决于各个次方言里的变调规则和轻重音规则(Cao Jianfen, 1987)。

稍后,任念麒(1987)对于上海话塞音的研究以及 Rose(1988)对浙江镇海话的研究也得出了跟曹剑芬和石锋类似的结果。

2.1.2 发声状态考察

音系上的清浊对立及声调阴阳对立主要跟声带振动与否及送气与否的发声状态相关。

(1) 发声状态区别原理简介

一个语音的生成实际上包括发声(phonation)和发音(articulation)两个方面。传统上往往不加区分,而是以“发音”一言以蔽之;其实,这是语音生成过程中两个不同系统的运行机制,前者跟声音的发出有关,后者跟形成不同的音色区别有关。

对于发音(articulation)大家都很熟悉,譬如辅音有不同的发音部位和不同的发音方法,元音有舌位的高低前后之分。这些音色的区别都是由不同声腔形状对声带音或噪音的共鸣

^① 根据语音性质,这个“白”应该标作[paʔ],读阳调;但是这里都没有标调,为了有别于相应的清母字“百”,这里仍然标作[baʔ]。

^② 曹剑芬,未刊实验报告。